

情

惘

卷下

中華民國二年八月下旬再版



每部二冊 價洋八角

言情
小說
情網

譯述者

吳門天笑生

印刷所

有正書局活版部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蘇州都亭橋 有正書局
北京琉璃廠

發售處

小說 林

言情小說

情網

吳門天笑生譯述

第十七章

此時惡奴輩於網外復加以繩將我身牢牢縛定不能轉側料理已畢一閃而去余惟噤齒嚼唇徒自痛悔而已四肢均不能動彈而所縛之繩又緊切入肉條條墳起余極力支撐不移分寸既念徒發狂氣恐無補於事欲求我身體之自由當思如何解脫此網與繩者徒事吼怒奚益耶

顧余性蠢疏至是亦不能不略平其氣一考其第一下手之方余乃細觀蒙絡我身之網適當口邊微有一二絲斷痕余遂彎其身嚙之厥狀如弓經多少之困難而網眼四五處已爲余所斷然仍不得自由余思若能騰出一手者我事濟矣

嗟夫我於此百忙之中乃悟得一理將用是以貢諸讀我書者蓋凡人之求自由爲道固漸然在人之自爲自由自由固不能叩吾關而踵吾門焉矧地球萬變之事發

端甚微。而其收局。往往遂鉅。卽小。可以見大。於我今日之求得解離。此縛不可見耶。蓋我兩手被縛時。竭力掙扎。而縛手之繩。稍稍寬。余再用力。而一手居然脫。此縛得自由矣。

須知得少數之自由。卽爲得多數之自由之根本。我得此一手漸漸運動。而其效益。著不及數分鐘。余手乃得近我衣囊。此時乃如孤軍無援之中。忽與大本營相合。余手近我衣囊。而衣囊中乃有一小刀。是廳長臨別贈我者也。嗚呼。我當日受此廳長之贈品。以爲此箋箋微物。初不置意。抑知今日爲我大用。則此不及一尺之短匕。其恩我逾於山海矣。卽在批那庸詎知授我一刀。卽爲破壞彼人陰謀之利器耶。余旣得此刃。遂大忻悅。僅以刃尖挑之。而縷縷之絲。已得解脫。余爲狀如蠶蛾之破繭而出也。乃先週視室中之情狀。則四面均石壁。別無門戶。惟有階級達於下層。而上蓋鐵板。猝不可啓。舉首仰視。似更上一層。尙有一室。第高不可攀。又無梯升之具。四壁無窗。惟上有圓孔。爲數蓋八。此殆砲門也。離地約丈餘。余旣不能攀。登卽能攀。

登而此身能自圓孔中飛出耶。余此時恨不身如小鼯，則緣壁疾走，將探首此壁竇中出耳。

總之，凡身入此塔，萬無可以遁逸之理。余見此圓孔中所漏進之日光，懸揣之約三點鐘前，因念慧黛猗或未啓行，尙居旅舍耳。蓋以前數日之經驗而言，例必於四點鐘後出發，脫能於此時離此塔，則事尙有濟。余千思萬慮，意以爲倘能登此最上一層，揭其瓦縫懸而下，則可以出茲險地。或大聲以呼慧黛猗，倘我之聲浪得入慧黛猗之耳，則亦使彼美有所警戒也。

顧無如凡此思念均屬理想。余又移其希望於此砲門。意者由此外窺，或得消息，矧欲登上層之室而壁滑無可攀捫，幸有此一隙可乘，安得不於此着想。久之，余思得一法於繩端縛一物，倘能通過此砲門橫亘於上，則我可縋繫而上，顧此法雖佳而室中空洞無一物，則此想亦屬諸空花水月而已。

余於是又念我有此刃，將掘此石壁，可以容我足者，則我即可攀附而上。我乃以刃

劉壁顧堅滑乃不受刃余不禁失望念此壁以何法黏聖致令霜棱亦爾退鋒我常見水滴石穿遂成巨孔豈以刃之銛不及水之濡耶

繼思水滴石穿此事亦經悠久蓋往往磨礱至百歲之後遂成此跡而余今日之事可待至百歲耶余念及此奮其垂盡之力以掘之而壁間僅有少許之聖粉蘇蘇下墮余念循此以往不審何時始可告竣余又頽然無力一念與其束手待斃無寧稍用我力則又掘然而興似回復其希望者余此時千狀萬態幸塔中無有人見不然必目我爲瘋漢矣

余方竭力工作時忽聞下層似有人聲余大驚愕念卽向者猙獰之奴輩登此室乎脫再奪我短刃我尺寸無藉我其已矣而塔中四圍岑寂第聞下級履聲橐橐旣重且巨似拾級而登者余此時烏有他法僅作怒吼聲顧聞我吼聲足音遽止而已又漸漸至鐵蓋之下余口不停喧手不停鑿而此不及一尺之短刃其燙蓋炙我手焉此時粉土簌簌紛落我頭上我亦不復拂拭我念脫我身能葬諸牆壁聖粉之下則

我之希望遂矣。顧我之所播落者，全屬皮相血汗，涔涔僅博得石灰少許，而其中之堅壁無恙也。余偶然仰首見室中斜射之日光，遽然而驚。蓋以此日光推之爲時，當在四點半鐘後矣。然則我慧黛猗者，已與批那偕行乎？嗚呼！天乎！寧不能稍駐斜暉，容此奴輩，刼我玉人去耶？

余軀幹既勞，通體皆汗，喉中乾枯亦遂忘其飢餓。驀然間忽見日光，照徹一物，頗觸余目，不覺失聲而呼。則下層階入口之際，似有一白物，映照日光，分外清晰。余急趨視之，則一書翰筒也。念是物何來？意者當時有人拾級登此，聞我呼喚之聲，驚而遁走耳。

余卽拾取此函，先讀其封面，則曰：我可愛之海哥鑒。余念我得無在夢中乎？抑豈有眼花耶？余急揉其眼諦視之，則無一字，或訛者。嗟夫！是非慧黛猗之手書乎？夫慧黛猗之與我，雖曰兄妹，然不過以渠爲我伯父螟蛉，而我兩人又兩小無猜，纔有此稱。顧除此而外，乃無有第二人字。我爲海哥者，則今日此書非慧黛猗而誰耶？

余得此貴重之書。恍過我之教。主大喜。而雀躍高高舉。諸頭上兩足交叉。而舞其樂。殆不可支。嗚呼。余此時了。不審書中作何語。而喜極欲狂。此心幾無可安放。我又將此函兩手緊抱。似恐無端飛去者。又頻頻與之接吻。蓋以（我可愛之海哥鑒）七字已如聞香口也。故及我開此緘時。而封皮已濕透。文字亦消滅。讀者諸君當知我當時情狀也。

顧我欲啓此封。我又不忍遽啓此封。譬如人有佳果。未敢卽嘗。蓋以滋味之永。轉在未經咀嚼之先。我於是姑置此封。以懸想書中之若何措詞。若何命筆。我想慧黛倚一縷柔情。隨此瑤箋而來。決非草草。我將莊坐端。念以讀我玉人所遺之書矣。

余於是急啓此封。書曰：海哥足下。我今行矣。刻自廳長處遣人來追我等。歸我詢之。知將以我等授賂。特禮嗚呼。我儕方出虎口。何可再落敵人之手。我於是不能不隨批那行耳。夫我苟隨使者歸廳長。以我付賂。特禮則我亦終歸一死。我死不足惜。獨奈何以堂堂英吉利女子。喪生一海賊之手耶。幸賴批那熱誠可感。渠言將送我至。

克拉克司。嗚呼海哥。我今行矣。君以一男子。卽隨使者歸。無足爲慮。第見廳長時。爲道。慧黛。猗女郎。者。途中已殞矣。我亦將令批那致函廳長。以證實其言。然我固無恙。得批那沿途保護。足使海哥放心。當無意外也。我一路以來。深蒙海哥將護。我實不知所謝。今行矣。我臨上船。相君祝君健康。相見有期。願君珍重。慧黛。猗上白。

余讀書。竟如轟疾雷。不審我身之在何許。而痴然木立。噤不能聲。念慧黛。猗竟舍我而逃耶。余此時頭腦昏昏。若不禁此棒喝者。心中惟思慧黛。猗竟棄余而就批那耶。濃翳在目。乃急熨眼。復細讀慧黛。猗之手書。而我心中如雲翻潮湧。無非憂疑悲憤之思想。眼中熱度之增。殆將燦火。又恐誤視。而一小時中。已讀數回矣。

余復反覆細觀。而全書中。無一親切之話。願以慧黛。猗一宛轉有情好女子。而乃與我以如此收局。寧不寒心。則天下女子之心。其深險實有未可測度者。顧念此書中。或有啞謎。亦未可定。而慧黛。猗將與我暗通消息乎。惟余翻復審視。至十餘遍。一字一語。細味曲咏。實無機械可尋。未幾而室中洞黑如墨矣。

余此時張目不見一物。惟髣髴見慧黛猗亭亭立。我前向余作冷笑。余憤甚。恨不以頭撞壁立碎。其顛踉蹌環走室中。如旋磨之蟻。余旣悲且怒。一腔痛淚。乃爲憤氣所填。塞手足俱憊。似有人以絕大吸力。吸我全身氣力去者。我念慧黛猗艷媚之態。宛委之情。未嘗一日去懷。曾是萬種愛憐。均出諸僞態耶。

夫以我之厚視慧黛猗也。幾同天女以爲高貴。實無與倫比。故數月來艱苦患難之中。我恒奮不顧身。以將護慧黛猗爲第一義。而已身之存亡。轉在其後。則我實捧此生命以供獻於慧黛猗。慧黛猗若有心肝。迴念當日巨石下墜。攜手以待駢死時。亦當淒然淚下。何致有此明爲寬慰。暗寓絕交之書。而孰知美人心緒。似包有數重鐵甲。堅硬乃復爾爾。而我縱不敢於慧黛猗市恩。則此枉吃艱難。中心能無伊鬱耶。渠書中亦謝我將護之德。并深願上帝相我。祝我健康。嗟夫。慧黛猗我與君之情誼。僅僅值此數語乎。則此三寸絕交之書。實爲寸斷我腸。揉碎我心之利器。實足以排擠我入於絕望之深淵。我乃歎世界美婦人心腸。咸如蛇蝎。笑靨均帶冷酸。我欲上

赴蒼穹。一叩情天主者之闕。而彼乃漠漠若無聞者。矧又能以大力牽弄男子帖帖就其範圍。冷暖聽之彼美。無敢或抗。而彼竟以僞嗔佯笑。使人顛倒迷替於情海矣。嗟夫。余斯時爲憤氣所中。加以媚嫉之心。不可遏抑。幾以天下女子均屬無情之物。而向之以赤誠相待者。轉悔此心妄用。大抵愛心既堅。則妬心亦因之而擊。慧黛猗去。余別就批那。第不知我乃何負於慧黛。猗致遭屏棄也。即令耽安逸而忘艱危。爲人情之常。顧萬死一生之中。顛頓趨走。兩人殆并一命。寧不稍憶及耶。嗟夫。嗟夫。我不解以燦爛之穠花中含毒質。殊令人不能無感喟耳。

余此時痛悔。不可自聊。猶憶向者以慧黛猗之故。至於拋撇財產。剝喪名譽。而不顧甚至披髮入山。不復更問世事。孰知槁木經春。而再榮。死灰燃火。而不熄。此一縷煩惱之情。絲牽惹吾躬。而我復有何定力。遂欲遠渡重瀛。日夕與個人相對。及至鍾情既深。則又欲劈而分之。以示此局之不可復合。凡此種種。詎非蒼蒼者故以狡獪弄人乎。則我轉不如寂處荒山。省茲煩惱之爲愈耳。

夫我今者脫爲廳長所捕以授賂特禮則生命殊不可保然以較今日之受此苦趣則寧不知一死之爲愈。蓋人生歸宿之地終出此途則以一瞑謝絕塵寰亦大佳事耳。嗚呼余此時百體五官均失其用神思亦走失無復可以捉換特偶聞有聲觸余耳鼓此時亦不審夜已何時第覺萬籟無聲除余長吁短歎以外更不聞人界有何種音響余以深墮絕望之淵於一切聲響不復繫念一若我之耳根已於世界無復關係矣。

已而聞其聲益厲似風撼窻戶之聲又似鼠嚙牀壁之聲而室中洞黑如墨張目又了無所見繼漸聞足音蹶然由階梯而上鐵門外索然啓鍵之音若有人將偷入我室者余念得無有人將暗殺余耶嗚呼余於此世已無有何種希望即爾橫死亦無可憾則將瞑目束手以待天命之盡而已。

余又憶慧黛猗書中之言遙祝上蒼加被我身無如以我涼德薄福之身竟不克負荷則今日轉不如早離塵海之爲佳也而室中步履之聲已輕蹣而入渠且以我當

已入睡鄉深處去矣。嗚呼。我其尙能安睡耶。卽此輾轉旋轉於腦中者。已驅此睡魔於飄渺之鄉。不復使其涉足矣。

顧渠雖躡足而行。第聞寂之中。倍覺親切。渠半啓其戶。側身而入。余方仰臥地上。傾首橫目而睨之。覺微有光芒隨之直射余眸。余細視之。其光蓋自地下之小戶斜射來也。余漸漸見彼全身之影矣。煙視蛇行。伸其頭似探聽余之鼻息者。又數數傾耳。一若欲覓余之在何許然。余氣息甚微。又經半小時。僵臥不致稍轉側。此時室中寂靜。幾於一針墜地。亦聞聲者。

余臥地勿動。似陳死人。惟默觀斯人之情狀耳。脫余奮起攫取其人。則一舉手之勞殊爲易。易顧余此時實無襲擊彼人之心。我惟靜視其究竟而已。

余見斯人入室來。爲狀殊周章。已又以耳未得聞。思借目力爲功。乃自階梯下行。携燭奴而上。高擎其燭過於首。而以一手遮燭光。突伸其頭。陰慘怖人。余不覺毛髮爲之竦立。念有生以來從未見茲可怖之狀。詎境由心造。是我心理之作用耶。抑以光

線之配合乃現此一種鬼相乎。

余乃試覩其人。見頭髮聳立。大似毛栗之球。而鬚蓬蓬延顚繞頰而下。幾不識口鼻之在何許。惟兩顴高聳。其瘦如柴。大類餓鬼。道中人物閃其目四週偵視。而兩目深凹。與塚中髑髏相去無幾。眉倒豎作八字形。凄寒射人。余念此人者將來刺殺我。歟。抑啣殺我。歟。我乃於恐怖之餘。審度此問題矣。

已而見渠乃以手中所執之燭。掀揚以照室中。顧燭光甚微。僅照見其面。蓬蓬毛髮而已。渠每行一步。輒左右迴顧。若深防有人暗中將襲擊者。無何眼光乃及余。所以處發其枯澀之音。似有所語者。仍躡足回至階梯處。一轉身間。而余見其腰間。乃插一刃。心念此奴之來。果無好意。不然何爲挾此利械者。

繼見彼乃俯身向鐵門下窺。似有所覓。余思是或携有他種軍械。預置於此。以備不虞。亦未可料。顧彼仍徒手。無得復指我所臥處。來此時躡步更輕。似一道輕烟。絕不聞有音響之留於地也。余亦一任其往來跳躍。蓋余此時恐懼之心。爲好奇之心所

勝。惟默觀其動靜。初不與之抵抗也。

第十八章

顧余斗然。問忽有一思想疾入余腦。迅如觸電。蓋余念我苟出其不意掩而殺之。則我即可啓此鐵門而逸。我又何爲甘心囚居此塔乎。然一轉念間。又思我將奚往。將追隨慧黛猗之後。耶。而慧黛猗已隨批那去矣。此情已渙散不可收拾。我能強令其迴波盼舊乎。則我即出此塔。亦茫茫無所適從耳。

矧余即欲遁爲時已晚。今慧黛猗兼程而進。長天飛鴻。又孰遺音。余出門惘惘。徒悵美人天末耳。則又何必猝出人之不意。以爲逃逸計耶。況乘人不備。尤屬卑怯之行。爲則我有此膂力。何不可與之明爲格鬪。而奚事作此鼠竄之狀態。余思此乃仍不復動以觀其變。

少選。彼愈近我。身來方將以手撫我。至是余不可復耐。余此時更不下手。將無及矣。乃疾起。以一手格其腕。復進一手力扼其咽。彼人仰面而顛。橐然有聲。余驚憶此人。

腰間有刃。乃騰出一手。疾取其刃。曲膝。及其胸。刃且立下。蓋去其吭。僅數寸矣。此時敵忽竭聲呼曰。勿下刃。勿下刃。奈何。殺同國人耶。

余聞其人操英語。乃大驚。嗚呼。余乃久不聞是聲矣。今日一聞故國鄉語。竟使余氣力全懈。當余拔刃直刺其喉。意此人必死我鋒刃之下。顧此片言。乃有絕大權力。能立擊我腕。使我刃盤旋不能遽下。蓋自入此島以來。入耳咸聞異國之音。格磔鉤轉。莫可究詰。今何幸萬里絕域。忽聞鄉國之音。則殊有一種不可名狀之感情。余卽撼其身曰。誰耶。誰耶。若以與余爲同國人。若究竟何人者。試直言之。

渠曰。請君稍弛其膝。方我不能當此神勇也。余曰。趣言之。若究爲何處人。否則刃且立下矣。渠曰。我英國人。我英國之更納羅人也。余念我亦更納羅人也。然則殆同鄉耳。余此時不覺膝力一鬆。而是人卽縱身躍起。曰。我生於一千五百五十三年。姓霍爾。登名麥士夏者是也。我聞此名氏。第覺耳熟。不復能憶及何人。嗚呼。讀者諸君。尙有能憶及此名者乎。

諸君猶憶我第一回之航海乎。我所乘之船爲第一號。而第二號之船長爲風浪所攫去。旣而余於甲板上聞獠牙鬼與獨眼鷺之密語。始審非爲風浪所攫。實爲獨眼鷺推而墮之海中耳。其後余歸故里。述之我伯父之前。又知此第二號之船長卽我伯父家之老僕麥士夏霍爾登也。嗣後我亦不復再記此姓名於腦底。今日忽聞此霍爾登之名如夢斯覺矣。

余乃痴相霍爾登之面則龔龔盈頰。非復曩時狀貌。矧於黑暗中斗入此燈光。眼纔更不能端視。余見霍爾登亦提火照余面。乃呼曰。霍爾登若亦識我耶。渠曰。室中光闇。我眼尤模糊。不能識君面。我但聞聲得非我家海哥兒耶。余曰。良然。良然。我即別士脫海慈理也。渠曰。果海哥兒耶。我何爲遇君於是。

余曰。霍爾登我見君矣。君雖面貌非昔。然猶堪髣髴。霍爾登仍秉燭照我面。曰。果我小主人。果我小主人。今雖憔悴不減當年丰度也。於是我二人大喜相抱。至於數分鐘久久不釋。嗟夫。凡小說家言恒以奇巧相尙。是殆出於人之思想所構成。抑知事